

高汉铭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古瓷之劫

古
瓷
之
劫

高汉铭
著

古瓷之劫

江苏古籍出版社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54615

43269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瓷之劫/高汉铭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7

ISBN 7-80643-341-4

I. 古... II. 高... III. ①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867 号

古 瓷 之 劫

著 作 者 高汉铭

责任编辑 朱野坪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341-4/I·89

定 价 18.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编这集子时，脑子里总不免晃动着鲁迅先生的一本杂文集：《坟》。我想，这心境或许与当年的先生有点相通处吧，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为自己，为亲人，以及那些曾经抑或现今依旧关爱着我的朋友们，留下一点小小的纪念，以示我曾经写作过，寻觅过，思虑过，尽管这结局似乎并不教人觉着多少欣喜和慰藉。

自少年以至青年，曾一度把文学看得十分崇高、庄严乃至神圣，以为这是桩值得为之奉献终身的伟业，可是，在耳闻目睹了文界的层层风雨、作家的种种遭际之后，渐渐地却悟出绝非如我起始的想像。原来十分美好的信念，于是乎动摇。行止上，自不免彷徨起来，这大约便是我何以愈写愈难、愈写愈少的潜伏心理吧。虽说曾有友人批评我“懒”，虽说文坛又现出某种奇异的热闹，我于叹服那班多产作家、畅销名人的同时，说句实话，心底里对他们却也泛不起多少敬意，便只管自顾自地甘心于寂寞起来，没落下去。

这大约，也是想编这个选集的缘由之一。

关于它，须作点说明的是，由于境遇和职务的干系，我一直写得很杂：诗词、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乃至各类剧本（话剧、戏曲、电影、电视），收拢起来也有不小的一堆，但自己偏爱的乃是小说。可能终为才情所限吧，倒是受人之托所做的报告文学，仿佛更受读者关注一点，以至其间有两篇东西，曾先后为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阅，其批文长者竟在拙作后面附了整两页纸，弄得相关单位一面忙

着应对，一面不免又在诅咒作者。鉴于此，这本集子便先选了报告文学 10 篇，后择中短篇小说 12 篇；其余的，譬如刊发的剧本亦可满满地编个集子，然在当今出书难、卖书更难的景况下，我也不作过分企求，一任其同所有别样文字统被风吹雨打去，连黄土也不给它一抔。联想起特价书市上，从鲁迅、叶圣陶直到诺贝尔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的名著，以对折出售都碍难“推出”，则我辈对自己的这么点东西，还能存有多少希冀呢？

唯其如此，而今，出版社尚愿印出这本集子，私衷里还是存着谢意的。

以上数语，权充自序，也免得再去骚扰别人了。

高汉铭

2001.5.20 于扬州

目 录

自序	1
----------	---

报告文学

“季公火佛”	1
七品官轶事	21
古瓷之劫	44
文物烟云录	65
敲响财神之门	88
通向新世纪的船闸	107
反扒英雄	129
市长接待日	142
起飞·迫降——顾青冤狱始末	156
母亲的手	171

小说

不平的路	181
坦荡君子	193
文凭	206
望你胃口大开	216
一刀之怨	231
蓝星	248
瓜叶菊	262
爸爸,你放下手	269
巴奶奶和她的债户	279
报复	295
一个死者的梦	309
惨红	327

“季公火佛”

他是谁？

斜阳。古巷。一个人拖着瘦长的身影，背着包踽踽独行。

但是他站住了。他转过颀长的身躯，方正的脸上漾起善良的、然而也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坦然望着巷口那群拍手笑骂他的小家伙：

“神经病，神经病！洋火盒子你的命！”

“季大瓜，收火花，收得老婆不进家！”

……

他看着，听着，咧开大嘴笑了。晚风吹开他敞着的灰布上装，他胸中毫无恶意：孩子晓得什么呢，还不是大人传下来的？于是他走回两步，蹲下身子，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到我家去玩好吗？我给你们看火柴盒，看贴火柴盒的小画，好多好多，才好看哪！”

“不去！不到你狗窝里去！”

“你是一个窝藏家，扬州八怪！”

“我爸爸说，他叫扬州新八怪。”

他的心隐隐有点痛了，站起身，漫步向小巷深处走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当初要把我跟那几个流落街头的呆子、疯女人扯在一起，硬凑成个所谓“扬州新八怪”呢？检点自己半生举止，不就是身上脏点破点，吃得差点少点，住房小点挤点么？不就是为了收藏好

看的火柴盒，有时奔走上百里，蓬首垢面，被人当作“叫花子”么？可这都是苦的自己呀，又碍着谁，伤了哪一个呢？……

为了收藏，他献出了一切，险些连同他的性命！

他究竟是谁？

他——

季之光，男，46岁；出生南京，文化程度高中毕业；现任扬州工艺厂业务员，每月工资不到46元。他工作热忱，堪属称职。但生性执拗，行为奇特，系一苦头吃足、至今难免为人嘲弄，但毕竟已开始显露头角的业余收藏家。

漫步在小巷里的收藏家，轻轻推开那歪歪扭扭的柴扉，迎面出现一间十二平方的陋室——他心灵中的方舟、绿岛，他的美学圣地、爱与恋的艺术之宫。

呵，门开了。登堂入室，满目辉煌，万千珍藏，毫光四射……

瑰丽的艺术宫殿

火花，这是火柴盒贴画的美称。季之光经三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刻意搜求，使他拥有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各种火花十万五千多枚。如今，除日本的吉泽贞一和苏联的阿萨洛夫，在火花收藏上，世界上恐怕很少有能与季之光媲美的了。这十万多幅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画面，把这间其貌不扬的斗室装点成一座独具一格的艺术宫殿，一个万紫千红的瑰丽世界。

请看我国的这第一张火花吧：年满六十的慈禧太后正襟危坐，赏玩着手里一枝含苞欲放的花束，一个专横跋扈的太上女皇，看去却似二八佳丽。这是1894年11月7日，专为庆贺这位“老佛爷”六十大寿而特制的套色火花，名曰“蟠桃祝寿”。据考当时只印了两枚，一枚散佚，这一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日本集邮家水源明窗搜得。季之光于五十年代从野坂参三一篇文章中获悉这一消

息，曾多次与水源先生联系，希望能寄一复制品。精诚所至，使水源君深为感动：“这是你们的珍宝，现给你寄来，中国人保存比我更有价值。”这一枚重回祖国的火花，不仅是中国火柴史的发端，更是封建社会腐败和社会主义强盛的见证，同时也显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谅解。由此，它已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史资料。

随着这第一枚火花的诞生，接着，从印有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像的纪念甲午海战的火花，到支持戊戌维新倡办男女学堂的火花；从袁世凯窃国称帝的“五龙火柴”，到印着孙中山遗像遗嘱的“中山火柴”；从抗日战争“请用国货”的画面，到解放战争陕甘宁边区的“丰足”图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炮声里诞生，到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徐徐升起……啊，这岂只是一张张小小的火柴贴画？分明是中华民族从被压迫走向反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见证！

再看看这一张“二十四桥景”的火花吧！当你登临于古扬州的这座二十四桥上，默吟着画面上题写的杜牧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立即便有一股浓烈的诗情画意，回荡于你的胸臆之间，使人不由激起一片对乡土的无限眷恋之情。然而，当人们从万千火花中再饱览了万里长城的雄姿、颐和园的芳容，赏遍了秀丽的桂林山水、潏潏的西湖波光、辉煌的敦煌壁画、迷人的姑苏风景……谁又能不由衷赞叹：呵！亲爱的祖国，你的幅员多么广阔，你的河山多么壮丽！

季之光收存的七万多枚外国火花，也是风情各异，绰约多姿。日本的浮世绘磷票，犹如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日本版画的艺术长廊；印度火花上，额间印有“吉祥痣”的妇女给人以无比端庄安详的美感；捷克首都布拉格号称“千塔之城”，描绘千塔的火花计一千枚，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套火花；而波兰的一张独特的“安全防火”火花，用两根点燃的火柴交叉在一座房屋上，提醒人们要时刻警惕着火灾的发生……

千姿万态的火花，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每一

枚火花自身，又是绘画艺术的结晶。一张美丽的火花，就是一幅玲珑的艺术品。过去和未来，生活和艺术，现实和理想，无不在小小的画面上得到了升华。从这个意义来说，季之光收藏的十万多枚火花，不仅可以使人们增长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和自然的知识，也可以从艺术上给人们以熏陶和美的享受。

面对这样的一个火花世界，画家唐云、钱君匋等在参观之后，先后不约而同地为季之光题赠了一个外号：“火花季”。而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更以他幽默的智慧，艺术地概括了火花主人的形象，大笔一挥，题下四个苍劲洒脱的大字：“季公火佛”！

季公火佛在收藏事业上，确实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他似乎把自己点燃起来从事于收藏，因此他总是那么炽烈，那么赤诚。出于对美的渴求，他在收集火花的同时，对于跟火花相连的艺术品，乃至对凡具审美特性的东西，都爱不释手，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他一面收集火花，一面还收集了世界各国的火柴实物两千多盒。其中最长的—根瑞典火柴二十余公分，专供宫廷宴会吸烟时燃用。最精美的一盒是陶白同志访日归来转送他的浮世绘版画火柴，其装帧酷似一部典雅名贵的线装古籍。跟火柴贴画近亲的画片——贺年片、年历片、立体画片，他搜集了七千多张。这里有从齐白石到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未来派的中外名画的复印品，真是美不胜收！近水楼台先得月，季之光又收藏了扬州著名剪纸艺人张永寿及其祖辈的剪纸杰作七百多幅。他还收存了古今钱币五百余种。其中最古的一枚是战国齐威王时的刀币“齐法化”，最富浪漫色彩的是据传印有杨贵妃指痕的“开元通宝”；而最大的一张钞票，则推沙皇尼古拉一世印发的同《参考消息》一样大的一千卢布！

上述藏品总数为十三万余件。白石老人因藏“三百石印”而自号“富翁”。你看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收藏，一定会以为季之光是个超级富翁了。事实恰恰相反：三十多年前，季之光处境困顿，他几乎是从捡拾路边的火柴盒而惨淡开场的……

最初的撞击

季之光毫无天才。他的迟钝、愚顽，使他那身为国民党军需少将的父亲，在五个儿女中对他最为歧视。咒骂和棍棒，几乎伴着他度过了整个儿童时代。也许正因为童年生活过于黯淡无光吧，常被罚站在阴暗角落里的季之光，特别喜爱鲜亮的色彩。生活不能给他光明，他就向大自然去觅取。多少次梦幻中，他呆看着街头糖担上的七色转盘，他仰望着天边瞬息万变的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绚丽多姿的彩色，在一个少年的梦境中演化为多少美丽的光轮、幻像和朦胧而奇妙的境界！他要寻找光。他决心创造美。于是，他用给父亲跑腿得到的一点赏钱，买来了一盒盒蜡笔和水彩颜料，一空下来提笔就画，画，画！他以为，凭着一支笔和几支颜料，就能给阴暗的童年涂抹一点亮色，叫暗淡的生活变得美好一点。爱美的天性，使他的风景画在小学图画比赛中荣获第一。他用水彩细心描绘的一幅幅地图，被老师别在黑板一角充当“样板”。他大受鼓舞，劲头倍增。可是政界失意的父亲对此毫无兴味，烦躁时一把抓过画纸撕得粉碎：“画！画！再画神画鬼的，我揍死你！”季之光又翻来一张张香烟里的洋画片，租来一本本破烂的小人书。封神榜，西游记，鸟兽画，百果图……一个被家庭厌弃的少年，躲在僻静的屋角里，翻呀，看呀，看呀，翻呀，寂寞地度过了按说是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这些叫季之光留连忘返的小书小画，更加激发了他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者、日后收藏大业的源头发祥物。

待到告别少年粗识人生之后，季之光愈加感到迷惑不解了：在这个不怎么美好的世界上，人们对美的东西，为什么总那样避讳？为什么常常不是毁弃，就是把它们隐蔽或封锁起来？

一个星期天下午，阴冷孤清，百无聊赖。他在家翻抽屉，发

现里面有一堆母亲没舍得扔掉的空火柴盒。随手抓起火柴盒，看着上面一张张不同的贴画，有山水人物，有花鸟鱼虫，图像各异，色泽鲜丽。看着看着，忽然心里一动：噫！把它们撕下来集在一起，没事看看不也蛮有意思吗？他那眨巴眨巴的大眼睛发亮了。他一面小心揭着贴画，一面禁不住浮想联翩：火柴取火，给人光明和温暖，火的颜色是美的。这盒上的小画，是火的衣裳，原来也这么绚丽多彩，而且谁都可以看它、得到它！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的火柴盒一定也很好看吧？呵，多美的小东西！于是乎，万紫千红，涌向眼底，心头撞鹿，跃跃欲试……出于对美的热爱和向往，未来收藏家的异志痴情，竟从这小小的火柴盒上萌发了！

井蛙瞭望世界

季之光从火柴盒上发现了美，发现了为美抗争的因子，为收集它们，起步的动作极其卑微。这时祖国大陆已经解放，他脱离了家庭，自食其力。每逢空闲时间，他走大街串小巷，敲开朋友熟人的大门，往往开口就要，伸手便讨：“有空火柴盒子吗？有？给我！哈，统统给我！”随后又奔向茶楼酒肆、车站码头，甚至碰上路旁散乱的垃圾堆，他都要弯下身子，用脚翻一翻。翻到了，就一个一个拾起来：“啊，新的！又是一个，哈哈！”这时他兴奋和得意的程度，决不下于李四光在地壳上又发现了一片新华夏系褶皱。

这年除夕之夜，他把自己收得的四百多张火花，摆弄得平整而又光洁，又按着不同类别和风格分类，把室内仅有的一张竹床和台面排列得满满的。天亮前，才和衣倚在床头打了个瞌睡。元旦清晨，他冲出门去，连推带拉邀来了一些朋友及其子女：“怎么样？微型画展。好看不好看？有没有意思？”

人们先是惊讶，随后露出了微笑，赞赏。孩子们争着叫着，奔走相告着。从早到晚，前来看火柴贴画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

绝……夜里，他呆呆站立在满床小画之前，不忍离去。眼前一朵朵火花，渐渐连成一片，在他胸中燃烧起奇异的、渴求大干一场的熊熊烈火。火光中他在遐想：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火花？要把它们统统收来，将会出现怎样一种美妙动人的景象？可是，世上有人干这种事吗？这样干有意义有价值吗？

他很快得到了答案。一位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的朱老先生，从上海来到扬州，以长者风度轻轻打开知识闸门，季之光这才看清，在火花收藏的汪洋大海里，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

他站到地面上瞭望世界，纵观古今，横看中外，襟怀不觉豁然开朗：

原来，世界上的第一枚火花，是1827年在英格兰的克里夫兰诞生的。它比大英帝国的第一张邮票“黑便士”要早问世13年，因此还是邮票的老大姐。由于它富有普遍的宣传和欣赏功能，很快地，各国相继涌现的火花便如繁星满天，春花遍地。这一片片火花犹如一面面镜子，映出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以及文化艺术动态……“一朵火花能闪现出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位老资格的收藏家曾这样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张火柴画上炮台的方位，暴露了奥匈帝国一种新型火炮的秘密，从而加速了它在这场不义战争中的灭亡。”一位爱读野史的朋友曾这样补充。正因火花同人类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搜求这种愈制愈精美的艺术品，国际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有着近三十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收藏组织。即便在我国，不但拥有一批老一辈的火花收藏家，而且还有人编印过一些探讨火花艺术和收藏知识的书刊。

哦哦，我才迈步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季之光不禁深深叹了口气：吾生也晚，但还不迟，我可以追，我可以赶。毫无天才的季之光认定目标，死回头。他向朋友们庄严宣告：“我马上跟所有火柴厂挂钩，我要找国内外收藏家交流，我要把世界上的火

花都收来，然后请你们来看，送给你们去看，敞开大门，免票入场。”

他好像在挑战。他已横下了心，决定通过自己选定的渠道，把美输送给人民。

快活的穷人

钱是最先来的威胁。“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1916年扬州印行的第一枚“骑鹤”火花，就依诗意画着一位腰里装得鼓鼓的阔佬，骑在一匹凌空展翅的巨鹤上，坐直升飞机似地，上扬州来了。季之光在一位老人那里寻访到这张珍贵火花时，却囊空如洗，因此骑不上鹤，只好在地下苦转。常常，他早上跑去帮老人扫地，打井水；晚上又去帮他代写书信：“××吾儿见字如面……”或代写检查：“我深刻认识本人犯错误有以下诸点原因……”或代写保证：“……以上八项为鄙人最坚决之保证。最后……”最后，他又捧来了母亲婚礼的信物碧玉鸳鸯杯：“这个杯子，您看看，就送给您老喝酒吧！”老人大为感动，谢绝杯子，慨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骑鹤”火花赠送给他。

这种出力不花钱的机缘并不可多得。购买及邮寄火花样品，裱贴的衬纸胶水，藏放的箱盒夹具，防蛀的樟脑丸，防潮的干燥剂，直到后来为酬谢人家资助收藏而奉送的扬州酱菜、富春包子，哪一样不用钱？

季之光那时每月工资30元。衣食住行全在里面，还要寄点给母亲，因此能够用于收藏的钱，真是寥寥无几了。那个反动官僚家庭早已破落，除了麻烦决不会再给他什么。怎么办呢？只有节衣缩食，省下每一文钱来支撑收藏。

收藏家在他的30元里打尽了小九九。一箸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而季之光乐在其中：

一天非得吃三顿么？太费了，让我省掉早上的一个烧饼两根油条吧！中午食堂里四两干饭，一个青菜汤，蛮饱了。晚上街头买碗阳春面，味精多要点，透鲜！

衣服鞋袜非得买吗？好说。旧货店挂着的回纺工作服，五块钱一身，春夏秋冬，四季咸宜，当心点一套可以撑二年。

大雪纷飞，一床四斤重的破被子不挡寒了，怎么办？有了！把破衣旧袄全套上身，再找几根绳子在身上捆几道。

化雪以后，他首次获得机会出差外地。一个月后回到家里，国内外火花收藏者的来信竟积了三百多封。检点一下，最多的一天竟达 27 封！他趁补休时间，日夜不停地看信，复信，回寄火花。第三天上午，他用块包袱把所有回信包好，踉踉跄跄地背进了邮局。邮件员分类一称：“邮资总共 29 块！”啊？哪里凑足这笔钱呢？他翻出掏空的大衣口袋，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咦，父亲送的这件呢大衣不是钱吗？”他出了邮局，疾步走过几家门面，跨进寄售商店卖掉了这件心爱的大衣。季之光手捧 40 块现钱，奔回邮局把那包邮件寄了。

一天中午，画家田原带着题赠季之光的一幅彩墨画，首次摸进他的小屋来：“我是南京田原，照你信上嘱托，来送幅画给你。”季之光一听，立即将室内仅有的一张条凳递过去。田原欣然坐下，放眼四顾：他看到那断了一条腿的简陋竹床，看到床下地面上的——一只大粗碗，看到碗里用热水瓶“煮”出来的稀粥，看到和着酱油的稀粥还在缓缓冒着几缕热气……啊？这就是收藏家的全部午餐？是什么支撑他过着如此清苦的日子？突然，他感到有股又酸又涩的热流从心底升起，猛烈地冲撞着自己的眼帘。可是，当他用湿润的眼睛浏览了主人捧出的一盒又一盒灿烂的藏品，再望望季之光那闪光的大眼，那咧开的大嘴，那满脸焕发着的喜悦和自豪的神情时，画家被收藏家献身事业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满怀激情握起主人的手：“说你穷，你是这么富有；说你富，你又这么贫穷！老季啊，为了